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清平山堂話本 風月相思

入話： 深院鶯花春晝長，風前月下倍淒涼，
只因忘卻當年約，空把朱弦罵斷腸！

洪武元年春，有馮琛者，字伯玉，故成都府朝陽門興慶坊人也。父縵，為元先鋒都督，生琛於金陵，時至元六年庚戌歲也。幼失怙恃，伊舅氏育養。至總角，穎悟聰明，詞章翰墨，與世罕有。少長，咸羨譽之。未幾，南北盜賊興起。生奔走流離，浪跡江湖。至臨安時，直殿將軍趙彥見而異之。公無子，得生甚喜。生事之如親父焉。公有女名雲瓊，幼喪母，公命庶母劉氏育之。年至十三，同生延師教之。生加恭敬，如親妹，而瓊待生亦如親兄。

一日，生憂思干戈不寧，惻然有感，遂賦一詩以呈師，云：

兩虎爭雄勢不休，回頭何處是神州？

一朝鼙鼓喧天動，萬里塵埃匝地浮。

白日豺狼當路道，黃昏烽火起邊樓。

何時南北干戈息，重睹君王舊冕旒！

師誦畢，特以示威，曰：「此子當有大志，非常才也！」公亦喜。

將二載，劉氏以雲瓊年長，可笄，遂令人閨閣，習女工。一日，生在書館獨坐，見春光明媚，蜂蝶交飛，不覺惆悵，吟一絕云：

桃花如錦草如茵，妝點園林無限春。

蜂蝶分飛緣底事？東君應念斷腸人！

生吟畢，雲瓊在書館後遊玩，聽其吟詩有惆悵之意，悒悒不樂。越數日，百和亭前牡丹盛開，琛往觀之，瓊亦在彼，遂同玩賞。瓊問曰：「『東君應念斷腸人』，為誰作也？」生笑而不答，又將牡丹花題詩一首：

嬌姿豔質解傾城，似語還休意未成。

一點芳心誰共訴？千重密葉苦相屏！

君王笑處天香滿，妃子觀時國色盈。

何幸倚欄同一賞，恨無杯酒澆苦馨！

瓊見詩，知生意有屬於己，乃一笑，歎息而去，回顧再三。

生自此之後，見其姿容秀麗，其心不能自持。瓊此後無心針指，時出遊戲消遣，見蜂蝶燕鶯，景物繁華，賦詩一首：

春色平分二月時，弓鞋款款步蓮池。

九迴腸斷無由訴，一點芳心不自持。

灼灼奇花留粉蝶，陰陰古木囀黃鸝。

曉來悶對妝台立，巧畫蛾眉為阿誰？

瓊有侍女韶華，頗巧慧，能誦詩。見瓊長吁短歎，識其意而不敢問。一日，偶過書館，生語之曰：「我萬里無家，四海一身，與我結為兄妹，何如？」韶華曰：「賤妾卑微，何敢上扳君子！」生曰：「何害？」二人拜為兄妹。自此之後，與生來往甚密。

一日，生問曰：「連日不見瓊娘子，固無恙乎？」答曰：「娘子近日偶疾如瘡，神思不寧，倚牀作《望江南》詞。」生曰：「願聞。」韶華云：

「香閨內，空自想佳期。獨步花陰情緒亂，慢將珠淚兩行垂，勝會在何時？慳慳病，此夕最難持。一點芳心無托處，荼蘼架上月遲遲，書惆悵有誰知？」

韶華別去。知瓊有意於己，潸然下淚。

次日，與趙公會宴，瓊侍父側，雖然眉目往來，不能通言語為憾。生歸室，見寶鴨香消，銀台燭暗，愁懷萬斛，展轉至曉，乃賦一律：

暗思昨日可憐宵，得見佳人粉黛嬌；

銀海曉含珠淚濕，金蓮微動玉鉤搖

謝鯤徒折機邊齒，弄玉空吹月下簫。

一笑傾城殊絕代，寧交不瘦沈郎腰！

一日，生與韶華曰：「我有手書一緘，煩汝送瓊，幸勿沉滯！」韶華乃潛納於鏡奩。次早，瓊梳妝，見書，視之，乃《滿庭芳》詞：

蟬鬢攏雲，蛾眉掃月，天生麗質難描。樽前席上，百媚千嬌。一點芳心初動，五更清興偏饒。訴衷腸不盡，虛度好良宵。秦樓明月夜，餘音裊裊，吹徹鸞簫。閒敲棋子，愈覺無聊。何時識得東風面，堪成鳳友鸞交？憑鴻雁，潛通尺素，盼殺董妖嬈！

復吟一絕：

每同玉步踏香塵，曾見妝台點絳唇。

春色謾隨桃杏去，天台誰為款劉晨？

瓊讀畢，怒責韶華曰：「汝怎敢傳消息！我與夫人說知。」韶華悲泣哀告。瓊意稍解，乃曰：「舍人何以知我病，而送藥方與我？當以實對。」韶華曰：「向者，舍人與妾言曰：『我四海無親，欲與結為兄妹！』當時妾惶愧不敢當。復問：『娘子無恙？』妾曰：『因病，稍安。』妾讀娘子《望江南》詞，舍人不覺淚下。至晚，以書令妾轉達。」瓊曰：「我雖未愈，不服此藥。不可辜其美意，我今回一緘去謝之。」

韶華候瓊作書畢，持以詣生室。生見韶華，甚喜。生展視之，乃和《滿庭芳》詞，云：

短短金針，纖纖玉手，閒將繡帶輕描。描鸞刺鳳，想象別還挑。不覺黃昏又到，誰知玉減香消！鴛鴦被，尋思履轉，倏忽至中宵。陽台魂夢杳，彩鸞歸去，辜負文簫！算人生兒，行樂陶陶！何日相逢一面，樽前唱徹紅綃？知此時芳心動也，愁殺蓋寬饒！

復吟一絕：

丰姿絕代更青春，妾意拳拳在汝身。

叨月一輪花滿地，肯容香露濕湘裙？

生視畢，不覺失魂喪志，莫知身之所在。

瓊曰：「彼時以我病癒，兄妹之情，喜之。」與時，韶華頗疑之，退而歎曰：「人生莫作妾婢身，城門失火池魚殃。日後必貽禍於我矣！」自此非堂前有命，不出於外。瓊雖意戀，不能相會。

生自此之後竟不得見，憔悴疲倦，飲食減少。夫人劉氏時加寬慰以「休思鄉里」，生但俯首而已。有一日，夫人與侍女數人，於後花園迎風亭上觀賞荷花。瓊推疾不出。夫人去後，瓊潛至生室，問曰：「兄何恙？」生淚下，不能答言。瓊曰：「兄何故如此？萬事豈由人乎？瓊聞夫子曰：『賢賢易色。』古聖所戒！」生曰：「鑽穴逾牆，吟琴折齒，妹獨不知？」言語未盡，侍女報

曰：「夫人至。」瓊曰：「且與告別，情話難盡。翌日牛女佳期，妾當陳瓜果，與君登樓乞巧，以占靈配。」生諾。

至期，生乃赴約。劉氏命瓊在堂行酒，亦召生預宴。生不勝懊恨，仰觀其天，輕雲翳月，乍明乍暗，織女牽牛，黯淡莫辨。忽聽樵樓鼓已三更矣，乃賦詩云：

幾度如梳上碧空，缺多圓少古今同。

正期得見嫦娥面，又被癡雲豐掩籠！

次日，於堂側偶見瓊，生以此示之。瓊口占一絕：

停杯對月問蟾蜍，獨宿嫦娥似妾無？

今日逢君言未盡，令人長恨多孤！

瓊自後作事，悶悶不已；女工之事，俱無情意。患病數日，家人驚惶，乃白劉氏。夫人即喚韶華，曰：「汝知娘子之病？」韶華不敢答。夫人再三逼之，只得言：「娘子與馮官人相見之後，至今三好兩怯。」夫人即與公曰：「妾聞『男冠而有室，女笄而有家』，今瓊年二十，閨房之事，想已知之。且琛居門下，亦有年矣，而瓊豈無思念之心？妾視動靜之間，俱有不足之意；不如早命納琛為婿，庶免彰人之耳目。」

或大怒，不悅，尋思良久，乃曰：「依汝言也罷。」當韶華面前告瓊。瓊喜，令韶華告生。生喜，賦詩一首以自賀：

昨回窗前閱簡編，銀紅雙結並頭蓮。

當時以此非容易，今日方知豈偶然。

紅葉溝中傳密意，赤繩月下結姻緣。

從前多少心頭事，盡付東流水一川。

翌日，公令人探生，曰：「投托門下，多蒙厚恩，敢效結草之意。既蒙有命，安敢不從！」退以告公。

越十餘日，公命媒行聘為婿，於二室。至期，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花燭瑩煌，管弦歌沸。生與瓊拜於堂，一如神仙歸洞府。賓客歎其郎才女貌，世間罕有。至筵席散，生偕入洞房，見其象牀瑤席，鳳枕鴛衾，樂譜琴瑟。生與瓊曰：「昔慕子之心，每於花前月下，撫景傷懷。今日至此，豈非天假良緣耶！」瓊曰：「遇君之後，行無定跡，寢不貼席。今也天隨人願，獲侍巾櫛，但願君子始終如一，則萬幸矣！」瓊擬《蜂情蝶意》詞，云：

翠荷花裡鴛鴦浴，碧桃枝上鸞鳳宿。花爛枝尚柔，俄驚一夜秋。百歲共諧和，相看奈汝何？

生亦口占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一，云：

調雲弄雨，迤邐羅幃同笑語；春透花枝，一口口口口口時。相憐相愛，還了平生憔悴債；魚水歡情，剪下青絲結誓盟。

越月餘，公破召，促裝赴京，囑生家事而別。越三月，公奏曰：「臣老，不能用也。有婿馮琛，素懷異才。臣薦為國，非私也。」上大悅，遣使召生。生與瓊曰：「蒙旨徵召，暫與相別。」瓊曰：「相會未幾而遽別，奈何！奈何！妾聞金陵勝地，歌樓不可留戀！」生曰：「噫！卿誤也！我心尤如冰玉，後當自知。」即促裝起程。

瓊令韶華備酒餞，餞於郊外。瓊握生手，相視大慟。生亦嗚咽。瓊曰：「君今棄妾，妾無負於君！」生曰：「我與子豈一朝一夕之緣分！今日之行，出於無奈；卿有是言，殆非以為陌路人耶？」瓊曰：「君無二心，妾何以報！」口占二絕以贈。

其一：

魚水歡娛未一秋，臨歧分袂更綢繆。

訴君不盡衷腸事，惟有潸潸珠淚流。

其二：

香閣繡幕恨悠悠，一片離情不自由。

爭奈君心似流水，滔滔東去不能留。

生賦律詩一首以答：

懶上雕鞍悶不勝，此心如醉為多情。

空垂眼底千行淚，難阻天涯萬里程。

最苦淒涼馮伯玉，可憐憔悴趙雲瓊。

男兒且學四方志，鐵石心腸作廣平。

瓊情不已，亦作《茶瓶》詞，云：

憶昔當時相會，共結百年姻配。枕前盟誓如山海，此意千載難買。思和愛，知何在？情默默，有誰啾彩？妾心未改君先改，奈好事多成敗！

詞畢，慟哭不捨。生扶瓊至家，囑韶華勸慰。次早，不令瓊知而去。

瓊晚見月界窗痕，風鳴紙隙，舉目無親，以賦《臨江仙》詞一闕：

明窗紙隙風如箭，幾多心事難忘。茶靡架下見行藏，交加雙粉蝶，交頸兩鴛鴦。豈知今日成拋棄，尪羸減玉消香。誰與訴衷腸？行雲縹緲，恨殺楚襄王。

生行不覺逾旬，未嘗不思瓊也，觀京畿將近，偶成一律：

冉冉時光日似梭，相思無計欲如何？

五雲縹緲皇畿近，萬里迢遙客恨多。

愁望銀河看織女，魂飛閨苑問仙娥。

金陵謾說花如錦，一點芳心誓匪他。

生行至京，見上於奉天殿。上甚愛其才，即除為起居郎。一日出朝，因使人作書以寄：

馮琛端肅書奉雲瓊娘子妝前：拜違懿范，已經月餘。思仰香閣，夢寢行坐，未嘗離於左右。邇來未審淑候何如？琛至京，蒙授起居郎。誰料菲才，幸際風雲之會，得依日月之光。偶因風便，封緘以寄眷戀之私云。

瓊得書，一喜一悲。賀者填門，而瓊悲號不已。劉夫人命具杯酌，弦歌寬慰。瓊編《駐馬聽》，命韶華謳之，聞者莫不淒惋。自茲愈無聊賴，鸞孤鳳只，竹瘦梅癯，而似梨花帶雨，眉如楊柳含煙。暑中風涼月冷，形隻影單，賦詩一律：

夜深獨坐對殘燈，默默懷人百感增。

愁腸百結如絲亂，珠淚千行似雨傾。

月照紗窗光皎皎，風搖鐵馬響鈴鈴。

總藉夫人寬慰我，金樽漫有酒如澗。

素娥善言語，一日，對瓊曰：「妾聞西湖鴛鴦失侶，相思而死，何謂也？」瓊曰：「汝戲我乎？」曰：「既知，何不自想？」

瓊曰：「汝不聞李白云：

錦水連天碧，蕩漾雙鴛鴦。

甘同一處死，不忍兩分張！」

素娥曰：「誰無夫婦，如賓似友？至於離合，故不可測。《關雎》詩，曰樂雖盛，而不失其正，憂雖深，而不害於和。是以傳之於經。娘子朝夕哭泣，過於哀怨；倘致不虞，將如之何？望以身命為重！」瓊意稍解。

瓊恐生心有異，不能無疑焉，乃作古風一章以自慰：

憶昔與君相拜別，三月鶉聲哀夜月。鴛鴦帳裡彩鸞孤，惆悵良人音信絕。妾心如水水復深，妾淚如珠珠濺血。深院無人春晝長，幾回獨把湘簾揭。湘簾揭起飛雙燕，燕燕差池相眷戀。令人感動心益悲，欲寄征鴻風不便。文君空有《白頭吟》，婕妤謾賦齊紈扇。君心若與我心同，妾亦於君復何怨！

瓊作雖非怨悔，相思之心殊切，撫景興懷，時無休歇。佇見征鴻北去，烏鵲南飛；寒蛩在壁，秋水連天；桐風颯颯，桂月娟娟；香殘燭暗，枕冷衾寒。斯時也：空閨寂寂，人各一天；經年累月，有誰見憐！作《滿庭芳》一闕：

皓月娟娟，清燈灼灼，回身轉過西廂。可人才子，流落在他鄉。只望團圓到底，誰知度屬參商。君知否？星橋別後，一日九迴腸。相思無盡極，慘雲愁雨，減玉消香。幾回夢裡，與子飛揚。尤記山盟海誓，地久天長。春已老，桃花無主，何日遇劉郎？

題畢，滑韶華曰：「古之女亦有如我者乎？」答曰：「有之。如王嬙之喪身，姜女之死節，皆如此也。然悲歡離合，亦自古有之；若不自惜其身，至於殞絕，亦或有之。」

瓊曰：「汝之言，我非不知。但恨與生會合未久，遽成離別，恐作王魁負桂英也。」因而賦歌一首：

黃昏漸近兮，白日頹西。對景思人兮，我心空悲。雲歸岫兮去遠，霞映水兮呈輝。倏天光兮黯淡，月初出兮星稀。歎南飛兮烏鵲，繞樹枝兮無依。久憑欄兮徙倚，追往事兮嗟吁。香消兮玉減，花落兮色衰。陟高庭兮眺望，仍凝思兮遲遲。霜凋殘兮落葉，兩滴損兮花枝。花委謝兮寂寂，葉辭柯兮淒淒。恨關凶兮路遠，極國望兮天涯。自勉強兮假寢，風颯颯兮吹衣。奈好夢兮杳渺，忽驚覺兮鄰雞。傍妝台兮抑鬱，臨寶鏡兮慘淒。霞鬢雲鬟兮，為誰梳洗？蘭心蕙質兮，空自昏迷。睹雙飛兮粉蝶，聽百囀兮黃鸝。何人生兮不若？嗟物類兮如斯。愧年少兮多別離。望美人兮空躊躇！

韶華觀其吟，亦掩淚，謂娘子曰：「恐生有『富易妻，貴易交』之意，莫若令人齎書與馮生，起居動靜，可知之矣。胡乃孤眠獨宿，行吁坐歎，而自苦若此也！」瓊曰：「豈必書也。自生別後，有詩十餘首，並錄寄贈，以見我之心耳！」即日遣家童齎書抵京。

生得書，不勝欣喜，展視之，皆瓊佳制也：

淚雨漣漣灑滿衣，含愁強賦斷腸詩。

自從昔日相分手，直至今朝懶畫眉。

東閣尚懷揮翰墨，西園尤想折花枝。

自君一去無消息，獨對青銅怨別離！

「……不棄，我今將行，汝從我乎？」韶華曰：「妾幼侍夫人居於閨閣之中，誓生死相隨。今夫人將行，妾願侍隨。」即日治辦行裝而去。

離朝五里許，牛先在郊外候瓊而來，其融融，乃曰：「一別許久，不想今日復睹儀容。」瓊再拜謝，曰：「妾女流也，不知理法。荷蒙君子不棄，誓同生死！」生與瓊輜馬相隨，歸衙，重尋舊約，再整前盟：「今夕之會，何幸如之。」生賦詩一律：

朱顏一別幾經春，兩地相思各慘神。

失意如今還得意，舊人偏覺勝新人。

顛鸞倒鳳情何洽？誓海盟山樂更真。

寄語司天台上客，更籌促漏莫交頻！

不覺已五更鼓矣，生起，整秋冠而進朝。

俄聞倭夷有警，上敕生為靜海將軍，即日承命。至家，與瓊曰：「吾奉朝命，領兵收賊，有一載之別。汝宜保重！吾不敢久留以緩君命。」於是率風陽精兵四萬，上大悅，親勞軍士，同兵部尚書李斌、左平章廖禹，復率羽林等衛五十八萬軍馬，旌旗蔽野，水陸繼進。

生之英風銳氣，所向無前，駐札連棧。倭夷鑿戰佯走，生兵追之。倭度其半入，以精兵五千，出其不意，由別道尾其後，官軍溺死者無算，江水為之不流。生呼謂眾曰：「今天敗我，非眾之罪也！第無以報效朝廷。」生復招集殘兵，整頓軍旅，身先士卒。眾乃奮身戮力，與敵鏖戰，無不一當百。倭夷大敗。生喜曰：「不意天兵之果銳也如此！」倭夷遂遣使稱臣求和。生恐有變，許之，奏凱而還。

上得捷音，天顏大悅，謂宋景曰：「以羸敗之兵，入危險之地，而能克敵，皆卿之薦舉得其人也。」景稽首拜，曰：「愚臣無知之明敏果斷，舉選得人。」上曰：「古有社稷之臣，令琛近之矣！」生引兵由玄武門。上坐，召生入丹陛。上慰勞之，曰：「克戰之功，出於卿也！」生拜曰：「陛下順行天誦，御物無私；臣下奉行政令而已。」遂拜生為鎮同大將軍，賜劍履趨朝；雲瓊封為趙國夫人，金冠霞帔。夫榮妻貴，近世未有。

夫何盛極有衰，天年不永。洪武七年甲寅歲，十一月初一日壬戌，薨。病亟之夕，執瓊手謂曰：「當負汝矣！路隔幽冥，不復相見也！」急呼家童，燃燈取筆，題詩云：

九泉未肯忘恩愛，一死無由報主恩！

君命妻情俱未了，空留怨氣塞乾坤！

瓊曰：「君無優也，不久當相見！」言訖，生卒。

次日，大夫宋景奏聞。上曰：「天何奪吾伯玉之速也！」命禮部官具衾槨，擬以王禮祭之，曰：「叨仁忠烈武安王。越十五日丙子，瓊亦以憂思不進飲食而卒。敕合葬於彩石之陽。越一月，御祭，墓碑丹書，命陶凱篆額，宋景作序。有子二人：長曰明德，尚平公主；次子明烈，媵廖禹之女。是為之記。

伉儷相期壽百年，誰知一旦喪黃泉！

雲瓊節義非容易，伯玉姻緣豈偶然！

配獲鸞鳳真得意，敬同賓友不虛傳。

《關雎》風化今重見，特為慙懃著簡編。

《風月相思記》終。